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九十七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八

阜民樓記 明崔銑

張子作阜民樓于淅省治堂後已病免歸南城及林慮馬子來乃訖工自嘉靖壬午夏五至癸未冬期歲又奇月焉凡省諸僚謀于斯燕于斯鑒于斯其謀以一政其

燕以敦禮其鑒以伐貪今之省合古數國而一之也浙
又上省也其土沃而饒利其民文而錯尚夫利與害對
者也文與質相息者也布政樞於中五叅各宣事於外
或棘於名而欲炫其赫赫之迹飭兵不悍匱民已責不
難廢禮則衡道決矣冬寒也裘其左臂而袷其右右必
痺夏暑也袒其腹而襲其首首必瘍雖顛癡者弗為也
裘袷之爲服異而養身則均省猶一身也故政人勿異
袒襲之施酸甘殊味而成羹可否判詞而立議是故善

毋惡其不已出也貴宜民害毋惡其延諸人也貴恊力
故曰其謀以一政古者邦相交也則燕盛儀以昭讓賦
詩以見志君子有禮民斯則焉而煩言飾令可屏矣來
則迎行則贐勞則勞送賓而信與杜里好之猥屑放俗
音之靡濫采蘋章其潔四牡固其節皇華廣其忠上知
節矣而民化其慝故曰其燕以敦禮吾聞斯樓也宋祕
省之基也後爲紫微堂而火十年弗暇葺張子不發帑
金毋鳩民材撤二閹之侈祠而爲之閹之自爲祠削民

竊國之積也其心豈不欲永哉惡成而誅及故曰象焚於賄居斯樓也觀其良材而刻桷貴楹而文石殫土木於彼甘冒惡名於世卒不得而有之藏之厚者大亡富之溢者速奪爲彼人者奚利乎則君子之操益堅故曰其鑒以伐貪是故政舉而平禮修而敎鑒明而不漁下可以阜民矣張子名恩馬子名卿俱布政使

兵部武選淸吏司題名記 呂柟

夫武選者知銓注武人對文選設也題名記者題諸郎

中員外主事名而記之也舊記事詳而名畧茲陳德英諸大夫悉索洪武來選簿而甲諸石請柟記之也是故以終官條歷任以歷任條發科以發科條籍以籍條字以字條氏而屬之司三官於以考勳而詢姦訊仁而摘暴稽廉而尤貪明明而恥幽進壯而退劣崇實而卑僞貴嚴而賤疎兵有七程題名近之自文武道分文以知化武以知衛皆於民焉食之其選不可不慎也今天下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一衛四百九十一守禦屯田羣牧

所三百十一番夷都司衛所四百七而儀衛宣慰招討
宣撫安撫長官司不計則其爲兵不啻萬億爲官不啻
百千食乎民力者不啻盡矣咸於斯司焉宰名可不題
乎故令制統軍以三爵五府聯軍以九職策官以十有二
勲秩官以二十有四階咸於斯焉綮達名可苟題乎故
内以衛宫闕外以障邊陲中以宅生靈故雖上有部尚
書左右侍郎卿三人然皆提綱而挈領不及斯司之精
專下有職方武庫車駕三大夫司然皆析務而承緒不

及斯司之體要名可易題乎故今法以六黄正親供以五實釐誥勅以五除徵選簿以六地叙功次以九誅慎軍機以四義御流官以七咎斷世襲以八成懲專縱以七羅戒不恪以加陞課部卒以遞降練什伍以附過御還職以三試定武舉以考選比試併鎗達材而程力故斯司郎中二文選員外一文選主事五文選而其遷之也内或列卿佐外或雄藩而鉅鎮亦與文選畧等名豈徒題乎夫功莫大於安社稷嚴莫大於存綱紀智莫大

於正傳陞勇莫過於黜貪猾信莫大於守律令愛莫大於登賢才廉莫大於清交遊此非其實耶夫實盛則名雖勿題而常存實之不足雖好名者莫能保旬日美也國家百五十年來郎中由范子敬員外郎由李本主事由孟禮不啻千人如得其實者必其人名位勳德顯如日月至今人猶誦慕之則其事亦尊籍亦光科亦榮歷官亦重也使其無實固有如今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者矣如其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也又奚能知其字與科

歷官哉於時沈子德英及路君敬甫及吾年友李君子中蔣君汝潔汪君汝静王君子中皆曰斯往也敢使他日待查選簿而後知名以辱吾子言而愧斯石乎柟曰石選簿又何難焉於是諸大夫咸曰兹知所以先石選簿矣

晉江縣題名記　王慎中

晉江縣舊無題名而有題名者始於嘉靖二十一年邑令貴溪汪侯宗之之所為也始侯至縣屬長吏久曠之

餘務弛蠹棼叢沓委頓歲又大饑侯補助收救扶剔湔滌治功滋起民用大和以其間申命衆吏蒐獵牘書考前爲令者二十九人得其名氏官里伐石鑱之立諸治堂之左以待來者而以記屬余其言曰自吾爲此常憂邑之繁巨而懼其不敏問地於圖而田之以頃計者五千問民於版而男女之以萬數者餘三千問士於學於塾而弟子之以業名藝占者至數千可謂地大人衆而禮樂物軌誅罰勸賞禁戒教令行於其間則令之施爲

非惟民所由利害也當世之治亦將有考焉吾之為此非謂其力之足以獨決而專濟葢欲考前人之為取其效見於事變在于民者以自勉以與人同好而共其利也故知其人則欲求其事以見其良法善政之所存得其事尤欲講其人以追其流風餘思之不泯故雖當官曠歲儉之際勤於有事而獨不敢緩乎此且使好古之士為令之吏用令之民欲以得志於治非變禮易樂擅刑出賞宜難以得志又勢之所不得行也藉令處得行

之勢非漸之以訓久遲之以歲祀猶不可冀於成今制官以九歲爲任而此二十九人者在任之間或陟或罷輙以舍去無有滿制而任者其變易之數如此雖有聰明強固之材亦且因時便事營民所急以就當身之功孰能操意悉力措無窮之慮以俟難必之時哉有誠心如古之人則遵法於今而娩效於古亦何所不可襲黄朱名漢所稱循吏其爲政刑賞禮樂豈必盡合乎古正使古之爲吏亦何以加焉在職之久近非可以自斷要

以盡吾誠心而止茍其一日之在而不敢以不盡此吾之志也夫樂前人之善而思與民同之又不稱其不善者其意良美所自爲志知用今以合古尤非俗吏所及是可書也昔漢高惠文景繼遵成業循吏之盛始見於孝宣中興之世桐鄉零陵成都膠東皆吳蜀萊楚遠絶之域循吏乃在其境今上加惠元元申儆吏治方有意於勵精之功而晉江僻在粤徼後之傳循吏者宜有取於侯於其時事甚相類然傳於文翁佚其字王成佚其

州邑而此石之存侯之傳其可以無佚矣余既述侯之言而復論之如此使來者得考焉

遠俗亭記　王守仁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

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成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絶俗哉然必曰無害於

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山東按察司題名記陸釴

東臬創自洪武戊申迄今百五十餘年刻石記名凡三易矣洪武甲寅刻十九人正統辛酉刻七十六人正德戊辰刻百二十有四人迺嘉靖辛卯石窮紀溢值憲使東洲屠公至曰名不紀實將墜乎迺購貞珉鐫之又三十餘人豎儀門之右維時余纂山東通志嘗稽往牒詢

故老得聞皋之賢大夫五六人爲古所謂慈惠之師忠信之長而明察之官也蓋聞之憲有善五不善亦五是故履堅秉直以端其操明法習比以練其體擿伏果斷以昭其鑒繩奸詰暴以肅其規平反理冤以究其澤其或不然蓄昧以長寇弊也闇好擊以殘善弊也酷崇眠以漏枉弊也骫深文以鉤隱弊也刻奪勢以撓執弊也怯夫是五六人者五善克五不善弗克舉能其官可爲世法余安得不志之夫志固史之流也則五六人者可

以不朽矣嗟夫更百五十餘年歷二百餘人可志以傳者僅兹五六人而已自五六人之外没没無聞者不知幾人矣君子立名以埀世誠亦難矣哉昔漢遣直指使八人分行天下獨張綱以埋輪著聲唐貞觀中出部使二十二人察四方獨孫伏伽以鯁直被奬彼其不得與二子並埀聲光者又不可勝紀而令五六人者將爲綱爲伏伽世稱賢大夫也豈非所謂不朽哉後之君子思齊往哲惟五善期必行行之惟恐不力惟五不善期必

去去之惟恐不疾茍其名之不足實將焉徵是故勒之石表其名也實之彰也載之志稽其實也名之著也傳之史永其譽也名實之備也名實備則規鑒存規鑒存則官師興吏于法軌民于尸祝邦于典刑維玆石其永賴矣夫

新設寧武兵備道題名記　李攀龍

山西三關先是棼止鴈門一兵備岢嵐兵備實協理之其於防秋尋加守巡冀寧二道嘉靖三十三年復以清

軍屯田驛傳若守巡冀南河東諸道迭出而分區監督焉三十七年改鴈門爲鴈平岢嵐爲偏寧其五道監督如故明年仍以偏寧爲岢嵐兵備以偏老岢嵐河南四守偹西路叅將老營遊擊地方兵馬屬之鴈平兵備仍駐代州以廣武北樓平朔三守備東路北樓太原叅將地方兵馬屬之其八角利民神池寧武四守備中路叅將地方兵馬則以該今道云從御史楊公美益之請也惟是三關與大同相爲表裏右衛水口等處直𨘮南窺

朔應諸州之道其於要害視三關有輔車之義即𤼵一
道出沒我得以所直道兵馬穿距踵襲而自相為應何
慮不及三關延袤乃至八百餘里而𤼵得以探疏數為
堅瑕揣薄厚為虛實時分時合雖漢兵如雷風安能八
百里趣利也惟是席國家廣大守在大同云爾時則鴈
門一道岢嵐一道協理之足矣然猶恃藩籬以撤閫閾
不知中彊者外益固之為謀周也亡何以二道為不足
加之守巡冀寧二道為四道復以四道為不足加之清

軍屯田驛傳若冀南河東諸道爲七道三關凡八百里而七道以臨之即有五叅將一遊擊十一守備亦惟鴈門岢嵐二道相信而服習五道者非常所屬卒然不相爲用十羊九筭猶之愈數而愈疏清軍屯田驛傳曠所司存冀南河東稟所分署是盡山西而事三關委境内而勤一圉猶之愈實而愈虛不知疏數以形明虛實以制槩也注鴈門以鴈平注岢嵐以偏寧似矣不知十一守備分地如石畫交相尺寸獨以八守備隸偏寧一道

亡論石隰諸州防河之役行兼坐累有妨簡書即寇一出奪便涉其境而亭障積阻烽火優游已難為卒又況仍以五道便宜掣肘糜費無益豈所謂明形而槩制乎時已權生變已常存寧武之介於鴈門岢嵐之間亦猶鴈門岢嵐之左右於寧武疆埸之政雖力有餘不備非其域雖勢有餘不守非其約非其域不闌出徼功非其約不聲援為德辟耳目之於視聽不相假借然後可以著官知之良而稱同心亦使朝廷得以責所不備以其

所備按所不守以其所守捷無倖賞挫無佚罰三關猶一體也省冀寧若清軍者七道而爲三以重司存養內治境內不疲於奔命三分其八百里而勞逸均各可以朝檄而暮集而齊一其指使凡五決策以設寧武道而議始成如此豈偏見一時之利害不參邊大計始終者右衛水口爲魁必窺之道即中路參將直之與大同兩掖犄角相逐銜尾相隨厚集其氣是顧是限者非寧武乎與偏寧鴈門翼驛而夾攻爲常山蛇勢者非寧武乎

明形槩制以回視聽新旗鼓出繕入計爲邊長老貽數百年之利身自作始者非寧武平形不自勝制不自舉沈公所謂其人哉首至者未幾論罷繼至者尋以遷行沈公明形槩制三年於此矣乃少司馬萬公某獨以少方伯奏留之豈不曰分地不量形與無地同量形不善制與無形同善制不得人與無制同得人不久任與無人同是二公者先後奏請益相足焉可謂同心謀國重惟沈公之賢適與設會也因具列之使後之君子得以

觀寧武道所繇立者蓋以其人如此云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董份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廵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

道十三畧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察院如故而十三道稱臺中郎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闕于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綱羅自明興以來諸嘗爲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吴君加詳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爲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于聞

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孰不傚而爲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既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過計之慮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耎還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於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

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於正者確然自信於時人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嘆蘭蕙之易化者以其美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于嘉靖甲寅以待後來無窮云嗟乎我祖宗創業至我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且二百年諸

君盡直於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攺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於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懔懔兹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因論著之

密雲糧儲司題名記　黄輝

密雲之重也自古北告警始也重益兵兵益餉于是郎易而正牒易而勑得專舉彈將吏與制府撫按比餉額

至五十二萬九千五百有奇多哉不啻數倍于初矣兵有二曰主曰客餉有四曰屯曰漕曰民運曰京運歲終緦其籍而上之大司農考中上則郎有紀擢有不次者自嘉靖二十六年以往爲主事若干人其後爲郎中若干人予友錦泉梁子將銘諸石屬予爲記記曰昔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今之會計不然名之曰餉實兵之以也將卒有司靡不預餉事郎以閱人人亦以閱郎令也求加于昔後必復求加于今更以爲勝而忘乎

其更以爲師也蹶生安漏生塗創既爲因因復爲創因創之端相遺無窮有其遺之或不能名之存其名將以存其所遺也嗟乎士當窮時料量不出庭戶非智識不足顧安所得質而運之一旦從大司農後爲天子持籌邊計健兒如林大將如虎受事隷如雲駢牝仰秣如游龍咸仰我寸籍以爲忻飽有錢泉如有倚山如左納右出談笑而理之強弱之形能否之實自耳自目不關他人善敗之相倚瑕瑜之相用有餘不足之相補隱然日

陳乎吾前以曲發其神智而益生其意氣者皆是也世之閱我必有我遺我之自閱則何以自遺觸者百罭受者獨暇撫之乎恐逸而收之乎如笑其寮至公或疑於神其得至私不可以不告人是天下之快資而忠智豪傑之所欲亟得也錦泉子則其人乎哉視窓雲餉二年用課最擢遼東兵備是行也目無倭寇矣吾故樂爲之記以告來者

新建金洲海防廳公署記　陶望齡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涖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往往司海防其權得以臧否將校歛張戎機譏奸調食兀然若監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穢貊爲扞蔽故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堝都督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急寇盍緩倭萬歷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於是王師出援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奬順興滅存亡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僃憊焉遼始患倭矣倭

既焚巢遠遁天威震疊喙息不暇朝鮮人怵餘談數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夷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啟寇名殃此在疆吏謹守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飄而出我四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蝮螫手足則攻心故治螫者急繫其肢而禦毒者先防於口登萊金復之峙於海若鬭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嶼絡繹若陳臬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鈹夾

戟而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並海郡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奸慝制馭武悍今旅順口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筭宜如他郡例建設同知一員治金州係銜濟南詔可於是西臯王公以材望受命以來創樹伊始廨宇未備爰出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衢道之會因故飭新廳事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楹六十有奇旬月告竣王公以使來請紀其事

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強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踶出没抄掠烽堠時舉有饋饟賓旅之虞而逋卒亡人不能劬關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利而有其害也國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于遼士馬飽騰事逸而利倍鼉磯沙門半洋諸山浮濵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葢遼跡於燕而眤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爲強此必然之勢也遼齊爲輔車餙也戍治艅艎合䑸會

哨聲生勢長儌察精嚴奸人裹足資粮流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隣之日云乎哉予又聞遼地凋耗單貧甚矣金復差遠冦土沃人饒不幸遐僻無孔邇之怙民望守令如孱子之於慈親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為斯民保障也式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食而精思之固圉於無形銷患於未兆吾竊於居者望焉區區島冦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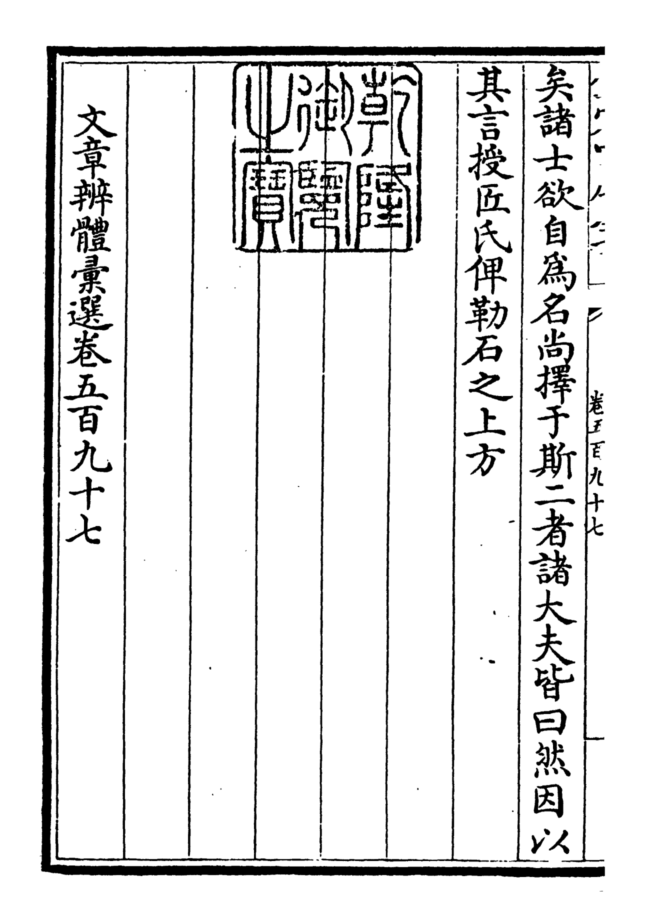
鴈塔題名記

李維楨

季秋之九日余所舉士六十五人者醵金為會于鴈塔已乃礱石書其名以志不朽而請余記其事維時藩臬諸大夫咸在謂余與諸士有一日之雅也復相與從臾其請余不獲辭用申告于諸士曰士非無榮名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君子含光醇德為世作程展采錯事必有殊尤絶迹紀于太常考于鍾鼎載于國史里歌戶誦榮問休暢而莫之遏佚此之謂令名始為氓隷無可指數

遊于庠稱博士弟子矣舉于鄉登賢能之書矣仕于朝通金閨之籍矣其最尊膴者途人田父㸚顚駭嘆而謹事之此之謂榮名兩者其名同其所以爲名異也古有躬布衣之行聲施到今而身都將相者無述焉彼其初穹階顯號亦足以歆豔一時人之耳目至今不得與匹夫之姓字同日而談必有故矣余不暇泛引即唐之盛時士題名此地者不勝枚舉仆碑斷碣百不存其一二安所得名乎即曲江故稱巨浸業已塞爲平壤耕者牧

者嬉遊其間蓋陵谷滄桑之變大地且無定名而何怪乎人之名湮晦不盡傳也仲尼疾没世而名不稱説者遂謂三代以降惟恐無好名之士乃其所以爲名在彼不在此矣故榮名者外至之物而細人之所貴也令名者實德之符而君子之所務也語曰名與身孰親達人傑士至以其令名譬諸蟻之附羶欲去而逃之則榮名又何足道乎夫士行修而名不彰有司之過也名譽著聞而實不副士之恥也余不佞既以録諸士策名有日



矣諸士欲自爲名尚擇于斯二者諸大夫皆曰然因以
其言授匠氏俾勒石之上方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八至六百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劉宗望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九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記三十九 古跡

李白酒樓記 唐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覿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鐵砭摶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

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于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糵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

使之涓潔飛動移于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于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于幽巖邃谷使之遼歷物外爽人精魄移于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虖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糵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于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于行事强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遮

有其人收其逸才萃于太白至于齊魯結搆淩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岳陽樓記　宋范仲淹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横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

于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日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沈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新都縣八陣圖記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

新都之彌年鎮在夔者葢侯從先主伐吴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説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今行師更不復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葢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鋭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内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

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騁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蜀之偏方事機既已遲精力又寖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為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胠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矣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

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愼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蕝土人言夏水盛時没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

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罘篆鍥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君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而大

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予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于荆州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友人襄少史周紹稷至自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辨而其旨以劉表始至宣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以臨中土

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葢終始不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郡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叅佐以共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郡樓也然劉良注茲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荆州記則直以爲當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塟南郡之華容又云濟州平陰東陶公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確而楚昭王避吴去郢北徙都

爲襄州之樂鄉其所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之長洲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陵實爲襄接壤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然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賦事辭稍遠而於理爲近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不暇論其辭之微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

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惟當仲宣時天下半糜𨈆于戈戟其可借而託足者獨荆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其身莊舃而心鍾儀若有羡於求羣之獸與舉翼之鳥豈以景升之將阽而荆社之不永歟迨其一説琮而歸操甘爲其用事之掾而内盬其所從之神武遂忘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予既以語紹稷而會襄國王有所拓餙于樓使使來請記今天子累葉

神聖溥海内外爲一雖窮髪不毛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王以親賢有國兹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不恤其祀而自玷于宗衮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衎衎即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鎮海樓記　徐渭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

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
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
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
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
月又火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開府于杭而方移師
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
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
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

民廬舍百萬户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騫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恍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

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如錢氏事其祈欵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堙沒而不章耶予識清海徼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毋浚徼於民而務先以己於是予與某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搆梵

石為門上架樓樓基疊戶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葢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征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八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九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 以下亭閣

燕喜亭記 唐韓愈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立而視

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黄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虚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

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非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

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有美堂記 宋歐陽修

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衢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

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滋富貴之娱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者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

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葢十萬餘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嶺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為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葢錢塘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

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相國晝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葢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衮冕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

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葢不以昔人所誇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

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畫舫齋記　歐陽修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

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莔萃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檐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葢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甞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羇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脱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

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嘆以爲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檝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之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

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韓魏公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

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
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
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
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
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
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
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
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

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畧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子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

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

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甞告其子忠彦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

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
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
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
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
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
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

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

亦安子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温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

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葢遊於物之外也

衆妙堂記　蘇軾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予葢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汛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予曰妙一

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復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之理解郢人之鼻斲信矣二人者釋技而上曰予未睹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挾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蜩與雞乎夫蜩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蛻與伏也則無視無聽

無饑無渴黙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至也子往見蜩與鷄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隂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葢其爲物清逺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逺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

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黃州快哉亭記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葢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

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

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户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

市登北岸敗剌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潰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

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顔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刼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求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

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葢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希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葢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讁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

歸復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王氏清虛堂記　蘇轍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氷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

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為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為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為虛故清者以濁為汙而虛者以實為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棄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趺宕於圖書翰墨之間沈酣縱恣灑然與衆

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顔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𪍿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真清虚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沈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

得於是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六百

明 賀復徵 編

記四十一

君子齋記 宋 王安石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盖稱其位也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

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求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緜前則失已緜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葢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者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石門亭記 王安石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干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槩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之壻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直好山乎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問民之疾憂乎其亦燕

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踣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爲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予耄遜于荒詩不云乎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壅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憂亦仁也政不有

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游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

棧以上至不測之髙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絶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葢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竒之産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竒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葢

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南軒記　曾鞏

得隣之茀地藩之樹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隩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

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欿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歷法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

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無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耶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攺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内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

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豐曾鞏記

學舍記 曾鞏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

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
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
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
東方則絶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
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
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
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嶺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
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冐犯以

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

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羮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

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歴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大雅堂記　黄庭堅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

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並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安老堂記 李廌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眞勢利幻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爲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克痛昔謀之匪良久且苟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偷朝暮之生汲

汲爲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恥盡喪貪于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虧羡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梯航以絶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算而無遺策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狥富死而後止貪于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賈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矍鑠游闕庭而裴徊銜筋力强飲啗染鬚鬢逞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禄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

年愈高而德愈薄貪夫徇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鐘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爲名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饔飱郭内之圃足以給葅茹而未嘗求羡裘葛足以具伏臘祿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藹揚薦爲禮部一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争欲出已

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恥于附炎平生故人多在
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恥于自售居士曰貴不可
安致也吾安矣求老而已故雖起家聳郎於朝有曼倩之
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箕隄山
水佳秀迓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觀奈何
跼蹐於里閭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者也舍易就難舍
近就遠則内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其樂
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而新

大之吾心猶歆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退歸老此堂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爲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者爲心非達觀勇

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

雙槐堂記　張耒

古之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茍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茍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史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以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

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燧席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完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

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

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懽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進學齋記 張耒

古之君子無須臾而不學故其爲德無須臾而不進鷄鳴而興暮夜而休一日之間出則涖官治民事師友對

賓客入則事其親撫其家教其幼賤振其族𡢃與夫誦說講辯上世聖賢之言語文章制度服物而燕樂則御琴瑟布罇俎拜俯升降酬酢相侑勉勉汲汲無須臾之間不習其事學其理通其曲折而服其訓戒蓋其學無頃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居無事精思而深念矯揉其志調服其血氣觀天地之道察萬物之理以究道德之微妙而通性命死生之始終者亦未始有頃刻之休是故其德日進而不可止蓋自其不息而察之則

豈特日進也哉晝之所達過其旦夜之所得加於晡豈特旦暮晡夜之别哉一語一默一起居而新故不相襲矣自其爲士而至聖人如日之運於天小之爲旦夜中昃之變大之爲寒暑春秋之異然微細而察之則雖求毫釐絲忽之間而不可得嗚呼士之欲進於道其勤苦勉強益必如是而後至則亦已勞矣後世之士其不至於聖人也亦可知矣古之君子飲食遊觀疾病死生之際未嘗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穀烝則飲食之際未嘗

不在學也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則遊觀之際未嘗不在學也曾子病而易大夫之簀則疾病之際未嘗不在學也今之所謂學者旣剽盜其皮膚攘掇其土苴比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以爲業成者十九也冠而仕則冠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以其滅裂苟偷之習而亟捨於旣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從仕數年則言語笑貌嗜慾玩習之際比之進取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學也内以修

已外以治人所學愈高所治益修而成功愈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嗚呼三代之衰儒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未能厭滿其欲豈非士之學未至而道未立哉嗟乎民之休戚係於道學之成否則夫爲士者可不勉歟元豐之乙丑余宦於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而完之既潔以新矣於是悉取詩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誦習之牖有休偃之席暑則啓扉寒則塞向朝夕處乎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儳也則

即席以休以深思其平日之所得無一日而不在是也余惰者也故取古之道而名之曰進學而書其說庶朝夕得以自警焉

思亭記 陳師道

甄故徐富家至甄君始以明經教授鄉稱善人而家益貧更數十歲不克葬乞貸邑里葬其父母兄弟凡幾喪邑人憐之多助之者既葬益樹以木作室其旁而問名于余余以爲目之所視而思從之視干戈則思鬬視刀

鋸則思懼視廟社則思敬視第宅則思安夫人存好惡喜懼之心物至而思固其理也今夫升高以望松梓下丘隴而行墟墓之間荊棘莽然狐兎之迹交道其有不思其親者乎請名之曰思亭親者人之所不忘也而君子慎之故爲墓于郊而封溝之爲廟于家而嘗禘之爲衰爲忌而悲哀之所以存其思也其可忘乎雖然自親而下至于服盡服盡則情盡情盡則忘之矣夫自吾之親而至于忘之者遠故也此亭之所以作也凡君之子

孫登斯亭者其有思乎因其親廣其思其有不興乎君曰博哉子之言也吾其庶乎曰未也賢不肖異思後豈不有望其木思以爲材視其榛棘思以爲薪登其丘墓思發其所藏者乎於是遽然流涕以泣曰未也吾爲子記之使君之子孫誦斯文者視其美以爲勸念其惡以爲戒其可免乎君攬涕而謝曰免矣遂爲之記

閒軒記　秦觀

建安之北有山歸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横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濵有屋數十楹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閒軒去軒數十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絲麻實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横野獵而漁者閉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

處幽隱兮猿狖之居麕麚之遊竊爲君不取也乃爲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澗兮號不歎雲爲
雨兮水爲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
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投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
金兮購奇服撫劔馬兮氣横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樛
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爲寒四
無人兮誰與言冑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
閒

蘭玉書院記　劉辰翁

世稱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本謝家語也想見封胡羯末輩固當風流可愛往往不可嬰以世務然倉卒敵百萬騎臨淮聲震都下名臣宿將安在丞相獨遣階庭三少年禦之上流老桓至有左衽之歎亦疑其不更事甚使在今人書生語三日不能定既定臨事失措三子乃冒然而起談笑麾之無成謀亦無懼色如干將出匣遇物必割如豪鷹起乎秋風天馬發於西極末必芝蘭玉樹

浮脆美觀比也古人家庭聞見絶與紙上傳習形似者不同其浩然有養出乎志行乎素慷慨自任視利害如白黒春秋戰國名卿大夫非公族則世家其從容應對出入戰陣以爲常事後來君臣多亡命共事崛起麤俗無復禮樂儒者又寒儉狷狹才踈膽薄受任輒敗他時曹魏父子稍稍賦詩横槊閒則共相怪其文采將畧天分不可及葢氏衰族混之餘草閒無英物久矣科目與類起徒步致富貴然再世則不可復踐衣冠文雅化及

羣從高者矜持自喜下者輕俠不還其家世何如昔人而區區求如江左風氣亦不可得矣異哉欲觀世道視故家欲視故家驗學術三百年間中原如韓吕典刑議論爲鉅人長者過江如五峯致堂南軒諸賢又磨礲精密希顏而肖孔彼功名之士乃當羞愧俛首不復敢望政未知諸賢當事變所就何似而學術遠矣嗟夫子弟固難得佳父兄亦復未易今爲父兄者皆願其爲此勿爲彼至近年又惟以科第不失舊物爲難雖中朝盛事

不過如此耳此世道之歎也吾劉氏出安成未知龍雲先世同異如龍雲劉氏之詩書文物不其難與盛哉雖四忠之孫子邑京爲自著作公第元豐中詞科號龍雲先生先生以來仕至二千石與爲奉常弟子貢鄉漕者世不絶今爲盛或時兄弟數人比肩立非號稱甲乙則名位適相似以是長上玩之如芝蘭玉樹焉其名家塾曰蘭玉父兄意也某與蘭玉諸少游見其辛苦爲名儒篤實有世用因爲言古家族人物之高下益羡歎之不

足尚庶幾有所感發擇而勉焉不至爲晉人之清談而止抑晉人非清談不直晉也安石在東山時亦子弟爾觀其徧詣諸將自託與幼度勤履屐間小物家法政爾人言王謝子弟自別者尚未知王謝子弟惡識古人

東屯高齋記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于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曰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曰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

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跡則白帝已燹爲荒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況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歷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禼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

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寖久諸公故人熟睨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絶老病客殊方之句未甞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興貞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

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践通塞榮辱之機讀書絃歌怨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予者仕不能無愧於義退又無地可眒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

易菴記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客

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爲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葢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决疑獄斷國論悉引經術兹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爲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遲而大隱居注草木矣

故知本草之爲難而未嘗注經故不知經尤爲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爲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今幸閑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箕踞軒記　唐庚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傴僂跼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

上傲然不拘禮法者之所爲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爲乎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帝則輒取怪怒方且遠譏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斂服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悦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居之後人事

之所不及賓客從游之所不至往往獨游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床之上含瓜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爲之肅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尤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貶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接物則庶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爲文以見其所以名之之意

文章辨體彙選卷六百